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第三十八回 蘇北山酒館逢韓老 濟禪師床底會英雄

話說濟公帶著蘇北山、韓文成來到一家門首叫門，祇見由裏面出來一位管家。韓文成一看，說：“不錯，找我要銀子，帶人搶我妹妹就是他。”蘇北山一看，原來是蘇福，蘇北山趕緊叫蘇祿、蘇升把他揪住。這個蘇福當初他本是金華縣人，他父親帶他逃難，把他賣給蘇員外家五十兩銀子，充當書僮。自從來到蘇員外家，老員外待他甚厚。蘇福自己很積聚兩個錢，就有一樣不好，蘇福最好喝酒，喝了酒，不是英雄仗酒雄，坐在門房不管是誰張嘴就罵。這天，同伴伙友就勸他，大眾說：“蘇福，你自己不可這樣胡鬧，你常常罵人，倘若叫員外聽見，你是自找無趣。”蘇福借著酒性說：“我告訴你們眾位，慢說是員外，我拼得一身剛，敢把皇帝打，就是打皇上一個嘴巴，也無非把我副了，員外也是個人，叫他聽見，他敢把我怎麼樣？”正說著話，正趕上蘇北山由外面回來，聽見蘇福在門房裏大嚷大叫。蘇員外一想：“蘇福這東西，真是無法無天。”本來素常蘇福在外面胡作非為，聲名就不好，蘇員外就灌滿了耳朵。今天聽見蘇福在門房裏胡說，蘇員外氣往上沖，來到裏面，吩咐把蘇福叫進來。少時有人把蘇福叫進來，蘇北山說：“蘇福，你這廝素常在外面指著我招搖撞騙，任性胡為，喝了酒胡鬧，我早就要管你。現在如今你這樣任性，實在難容！我本應當把你送到衙門辦你，無奈我這家中乃是積善之家，我不肯做損事。祇可你們不仁，我不能不義，你這賣身的五十兩銀子的字據，我也不要了。”當時就點火燒了，叫家人“把蘇福給我趕出去，是他的東西，全叫他拿了走，永不進我的門”。蘇福自己有幾隻箱子的衣裳，還有二百多兩銀子，由蘇宅出來，自己住店。手裏有錢，年輕人無管束，自己也沒事，遂終日遊蕩，結交一個朋友，姓餘名通，外號人稱金鱗甲，在二條胡同住家。家裏就是夫妻兩口度日，素常就指著女人過日子，在外面說媒拉線，餘通他也往家裏引，他還裝不知道，假充好人，見蘇福年輕又有錢，餘通就把蘇福帶了家去，跟蘇福拜盟兄弟。蘇福就在餘通家住了一年多，把錢也都花完了。餘通見蘇福沒了錢，就要往外趕，蘇福常跟餘通抬槓，口角相爭。金鱗甲妻子暗中告訴蘇福說：“你可想法弄錢，你要不想主意，餘通說了不叫你在這裏住著。說你沒錢，在我們這裏吃閒飯，養活不起你。”蘇福一聽急了，錢都花完了，沒有主意。忽然想起開錢舖的韓文成，當初借過我們員外二百銀子，是我給送了去，我找他要。這天蘇福去找韓文成，韓文成應著賣了房給銀子，韓文成也不知道蘇北山把蘇福趕出去。

這天金鱗甲說：“蘇福，你要真打算找韓文成要錢，我倒有個主意，現在淨街羅大公子，要花二三百銀子買一位姨奶奶，咱們帶著人去找韓文成要錢，他給錢便罷，如不給錢，韓文成有一個妹子長的十分美貌，帶人把他搶了來，賣給羅公子，可以賣三二百現銀子。你想好不好？要等著韓文成賣了房給錢，知道幾時能把房賣出去？”蘇福一想也好，說：“你給約會人，明天就去。他如不給錢，就把他妹子搶來。”餘通出去，就找了些地痞光棍，有二十多位，都是不法之徒。蘇福帶著餘通，連餘通之妻馬氏，一同來找韓文成要錢。韓文成出來一看，說：“蘇管家我已著你說，叫你回稟你家員外，等我折變產業給銀子，你怎麼又來了？”蘇福說：“我家員外說了，這麼等不行，你不給錢，我們員外叫把你妹子帶了去，就不跟你又要錢了。”說著話，馬氏帶人進去，就把姑娘搶出來，擱在車上，拉起就走。韓文成一攔，這些人把韓文成打了；韓老丈一攔，把韓老頭推了幾個筋斗。隔壁鄰居出來，路見不平，要管閑事，這些人把鄰居也打了。大眾就把姑娘搶到餘通家中，馬氏又轉了一個媒人，跟淨街羅公子說要四百銀子，羅公子說：“回頭騎馬到餘通家看看，再還價。”餘通、蘇福眾人在家中，靜等候羅公子來瞧人。

外面濟公叫門，蘇福祇打算是羅公子那裏有人來了，趕緊到外面一看，原來是蘇員外同著韓老文、韓文成、濟公眾人。蘇北山一看，勃然大怒，叫蘇祿、蘇升過去，先把蘇福揪住。餘通出來要攔，蘇員外吩咐把他揪住，先叫本地地面保來，別放他二人走。蘇北山此地人傑地靈，立刻地保來把蘇福、餘通二人揪住。一面韓文成到裏面一看，韓姑娘倒捆二臂正捆著，要不捆，姑娘早就自己撞死。正在危急之際，韓文成進來把姑娘放開，帶出來找了小轎，叫韓老丈把他女兒送到家去。

此時天已掌燈，蘇北山說：“師父，蘇福這兩個東西，是把他們交官廳，是送到錢塘縣衙門去？”濟公說：“不必，暫為把他二人帶到你家去，我自自有道理。再者，我還有事。”蘇北山深信服濟公，就吩咐蘇祿等押著他二人回家去。眾人來到蘇員外家中，天有起更以後，叫人看守著蘇福、餘通。蘇北山讓濟公來到裏面書房，濟公說：“我今天不在這屋裏坐著。”蘇北山說：“師父，要上哪屋裏坐？”濟公說：“我要到你住的臥室裏坐坐。”蘇北山一聽，說：“師父你老人家到我家，如同你自己俗家一樣，願意哪屋坐哪屋坐。”叫得福快給太太送信，把屋子騰出來，立刻太太躲避出去。

和尚同著蘇員外由外面進來，剛一到房門，和尚說：“來了麼，約會？”蘇北山說：“師父，你跟誰定約會？”濟公說：“有約會，不見不散的准約會。”說著話，蘇員外同著濟公連韓文成一並讓著來屋中，陳亮一聽是濟公，隔著床幃一看，見濟公進來。這屋中地下一張八仙桌，兩邊有椅子，濟公在上首椅子坐下，韓文成也坐下了。蘇員外說：“師父，先喝酒先喝茶？”濟公說：“先坐堂，先把蘇福給我帶來。”員外吩咐家人：“把蘇福給我帶來。”濟公說：“蘇福你今天給我說實話，是誰出的主意搶人？說了實話，我和尚饒了你。你不說實話，把你送當官治罪。”蘇福一聽這話，自己也知道濟公為人，善曉過去未來之事，不敢撒謊，說：“聖僧要問，我是被主人逐出去，在店中住。金鱗甲餘通把我讓至家中去，我有衣服銀錢，他就幫著使我的，銀錢完了，他就往外逐我。他妻子告訴我說，因為我沒錢，不叫我在他家住了。我是被窮所困，想出韓文成欠我主人二百兩紋銀，是我經手給送去的，我想要過來，我先使用。不想他當時沒錢，餘通聽見，他給我出的主意，叫我搶他妹子，賣給淨街羅公子，以帳目折算人口。不想被主人知道，把我拿來，這是已往之事，並無半點虛話。”和尚一聽，說：“來人把他帶到床前頭，叫他沖床跪著。”陳亮在床底下聽的明明白白，心中暗想：“哎呀，這件事我錯了！敢情蘇北山蘇員外是好人，一概都是他這家人假傳聖旨。這件事虧得濟公他老人家前來，要不然，還許錯殺了好人。”和尚在外面用手指點說：“我叫你認准了他，明天你要報應他，無故的想要拿刀殺人，你好大膽子！你自己知道是錯了？”蘇北山一聽說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跟誰說話呢？”濟公說：“你不知道，你不要多說。來人，把餘通帶進來！”家人把餘通帶到裏面，跪到和尚面前，和尚用手指點說：“餘通你這廝好生大膽，你打算你做的事，我不知道呢？趁此說了實話，我饒你不死。要不說實話，我把你呈送到當官治罪。”餘通說：“眾位，這件事實實不怨我，實是蘇福他要找他主人家帳主要帳，與我無干。”和尚說：“雖然是蘇福他要找他主人的帳主要帳，你就不該給他出主意。”餘通自己一想：“這件事大概不說不行，莫如我實說了，央求央求和尚，倒許把我放了。”想罷，說：“聖僧，你老人家不必往下追問，這件事是我的錯，皆因蘇福他在我家住著，想起找韓文成要錢，去要不給，我們商量著，以帳目搶他的入賣錢。”和尚點了點頭，說：“叫他沖床跪著去，你可聽見了。”陳亮心中一動：“這是我聽。”和尚在外面答話：“可不是叫你聽。”陳亮一想，莫非濟公他老人家知道我在這裏？和尚哈哈一笑，說：“那是知道，要不知道呢，我還不來呢！我叫你認准了這兩個人，明天你好報應他們。”蘇北山道：“師父，你跟誰說話？”和尚說：“你不要管。”蘇北山這纔吩咐擺酒。酒擺上，蘇北山說：“韓賢弟，你我雖係買賣交易，總算有交情。我素常為人，大概你也知道，我焉能做這傷天害理之事？”韓文成說：“也是懵懂，我既往不咎。”蘇北山說：“給聖僧斟酒。”和尚說：“斟酒倒是小事，我聞你這有味。”蘇北山說：“甚麼味？”和尚說：“賊味。”蘇北山說：“哪裏有賊味？”和尚說：“床底下。”蘇北山趕緊吩咐拿賊，大概陳亮要想逃走，勢比登天還難。

不知該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